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安成劉弁偉明

書

二知府曾內翰書

子固

始其為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
未知信也其後齒日益壯乃始歛縮從所謂鄉先
生者求為聲律句讀之學間語及當世之聞人并
與其德業之隆聲稱之盛為天下素所信而歸焉
者或齊或楚或趙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荒絕徼
之外雖不必徧知其入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

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於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同郡歐陽公臨川王文公而閣下曾公也某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遊京師至則盡得閣下與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前日所聞者為信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說閣下秘閣十序皆班_上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若夫世之人聞焉而不能知知焉而不能詳者某請因言之蓋嘗以謂使真理不言而喻妙道無迹而行則世復何賴於言而言亦無以應世矣惟其

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於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為作也蓋自孟子以來號著書者甚衆而漢獨一揚雄而已唐自元和間復得韓愈柳宗元之徒垂千百年歷三四人至吾宋而又得夫所謂三人者何其作之鮮邪孟子之言淳深渾厚揚子之言勁直邃密其為法謹嚴其立意微妙至於陽王二公之文又議之而不暇也蓋未易輕議而請以韓柳而閣下之文言焉韓子之文渾鏗

振越瑰瑋連汴如長河大川一瀉萬里而波濤洶
勇震撼砰擺老蛟怒鯨千詭百怪與夫吞風笑日
破山發石之勢無所不備可以微睇而不可以平
視此韓子之文也柳子之文如懸崖絕壑壁立千
仞峯嶺峭拔洞鴻鞞韞蘄然獨峙於蒼煙藹杳之
外使望之者不能躋_匕之者不能踰_匕之者不能
絕此柳子之文也然二子之文其宏壯偉麗雖足
以家自為名而求列於後世顧其間不能無憾而
若有所待者亦豈少哉至於閣下之文則不然虛
徐容與優游平肆其析理精其寓意微其序事詳

且密而獨馳騁於百家之上渾渾乎其深也暨乎
其壯也警乎其似質而無當於用也韜乎其與物
逝而不主於故常也沈乎其若浮歛乎其似無所
止而迢迢乎如將治而不可窮也其光_{少一}彰灼
顯著舒發而不可掩者若雲漢之昭融日星之陸
離間見層列時露琢刻以出怪巧及要其終蓋泊
如也若此者雖不敢直比之孟楊然自以為跨越
韓柳其過諸子遠矣伏惟閣下道隆德駿為世表
的凡天下之所以望閣下與閣下之所以慰天下
之望者固已非一日之積矣而某猶為此紛紛者

獨何邪徒以有意乎閣下之為人而又嘗親誦其
文也顧其親老矣不量力之不給勉起於壠畝之
間撥前人顛蒙魯固之餘補綴完緝思欲有立於
世於此幾十年矣前日幸以一日之故得造門
下蓋幸望之以為庶幾償夙昔慕望之意又將棄
此以聽緒言而望餘光也而其初無一言以進則
是自比於無知者之列而意未知閣下將何以處
之也以其之不肖使擇其所聞加以強力時竊警
歎之餘而閣下因有以卒相之也則雖未敢期於
有成亦庶幾乎無負矣惟閣下哀其愚也而教之

潤其毅然欲有立於世者而推挽之則頂踵之賜
正在於今日也

上劉子先學士求銘文書

世有至感足以移人則非生者之喪死者乎三咽
之號聞者悽焉一林之墟過者悲之至於無故而
俯人之華棖與出其不意而臨人之歌嬉則熟視
而徐却者過半是何邪休之者誠踈故也曳哀而
腰經雖孔子必式而士匄尋兵而中道反者特加
怨乎有喪之齊也晉人號絕鄰母至取以諉其子
而重耳之拜而不稽首猶足以感未交之秦伯也

由此觀之豈獨子焉而身之者乎雖非子焉而身之者猶將酸然惻之也是故救者匍匐吊者法然春為之不相者以吾鄰也巷為之不歌者以吾里也周官族供喪器禮親且舊有執紼之助而甚者役三年不呼其門吏而免者雖材甚不奪而起之若乃為位入泣奠舍賻贈與夫任後事而諺諸孤非其委曲之真情則勿苟之至文也嗟夫有生之與締其憂也至如此愛一也直等差異爾類一也直彼此殊爾且其使人人如相忘之魚天下皆秦懸越絕而視直麻猶紳綏閱倚廬如康莊則不幾

於蔑人類乎其不幸適有皇皇之私故歲酷罰奄丁慈顏是遠叩心摧臆埃滅無所重念族故蕭哀人品辱下及親在時仕宦進取微赫赫之稱而惟是肯甘滯澹之養曾不得畢足於此身之烏哺也倚門之慰未終陟岵之慘隨至春方暉頑陰薄之水方寂疾風撓之今者新阡適開松楸彌望而事固有闕其一者顧窀穸之期迫矣念尚有塞人子責為不朽計使長徃之親撥身後之榮而藐然之孤慰無窮之思是特在碑之陳迹爾自非得當世之文章大人比次論列與高憑女揚烈婦輩事迹

角華墨勝負使覽者拭皆而累歎他無次也執事
考古振今下筆不休淵源之渾深軌轍之踔孺視
富世正所謂文章大人者譬之粉白朱墨膚寸萬
態觀者之意嘗在毫楮之外而某也乃欲以一勝
之遇激榮乎片石使來者句疑疑交技斯而不自知
其可不可則徒以前所謂至感足以移人者或在
於是故也使某去執事雖數千里猶將重趼裹糧
而從况近出一步之地乎誠恐日月之忽諸而心
腹不得盡布是為長抱無涯之悔也寸管之賜重
侔丘山執事留意幸甚抑又聞之唐人之追賁幽

某也字書非公權銘詩非退之時以為不孝孰使
母為唐人羞是在今日也執事留意甚幸

上杜知郡書投梅詩

某聞天地之間生同性長同狀凡相與為類者何
啻萬端要必一物不可缺然後始可為世今計萬
物之緒必將悉數而懸料之則彼所以變相形而
互相軋與夫肆尚焉而獨逝者其初與人同何以
異惟其舍此之所獨兼彼之所同去此平日之所
無取彼一時之所有然後人與物始分兩岐而其
一乃最勝處也有人於此得其所謂最勝者而不

善用則往往束於見聞之卑操先王已陳之芻狗
為適時之具而不知真知妙理固有非循焉而得
之者至於時之為士者又特甚焉是故論神者則
曰無乎不在而不知無乎不在果何物也語道者
則曰無乎不為而不知無乎不為果何物也以至
析理則談精粗騁意則陳妙微蔽在老者鄙孔孟
為麤迹尚釋氏者指霸王為餘事徜徉恣肆高出
繩墨約束之外而其下獨不失為夸誕詭譎之論
問其學則策論大義而已問其所志則科舉而已
一有述農桑之事持魚蟲草木之說則往往指為

曲士嗚呼不知自謂為曲而謂人為曲士也昔者
九方臯之相馬也不論其皮毛而猶取夫馬之在
內者而莊周之語道則以履絺之每下者為况何
則推其下則道之在上者故可知而馬之內直匿
馬處也然則卑淺近似之言獨可廢哉 不幸

生當太平少從父兄之訓凡經傳史氏諸子百家
之字火一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蓋無所不讀中間

獨嘗為書數萬言以窺先世廢興理亂得失之迹
貫穿馳騁往往時有到處已而知其無補則又獨
於暇日發為謎歌相與獻酬於里閭而其最下乃

有聲音腔調之詞出焉凡人情之變態風月之情
狀悲憂愉逸騷條感發下至草木蟲魚山川鳥獸
之髣髴與夫童謳里語閭巷鄙俚膚淺不根之說
搜括殆盡非敢以為能也顧以謂苟可以備萬物
之所不能闕者而用以為世則凡此亦其一也今
者伏承執事及來此州下車之始事無巨細一切
撥去敏若運肘而卑身下士僅如平日之交遊故
士無賢不肖引領注視唯恐以拜下風望餘光為後
時而某也適迫於奔走侵尋及此無一昔請見之
階則獨何能無慙然邪輒不自度謹成早梅詩一

闕隨事上獻以勢惟之初若瀆冒不識忌犯而某
之區區顧有所謂不偶然者竊嘗思昔者優孟淳
于髡優旃方朔郭舍人之徒其辭類多呶諧汙漫
及其久也至有人主為之感悟而後世史隨亦不
廢以某之所為獨不得與夫數子者侔邪異時執
事政益成惠益字使此方之人相與忻愉感戴如
子之親父母而闔境之內薰太和被膏澤方且求
操筆之士著詩形容盛德而歌詠偉蹟則某於此
時猶將傾困而進非特乎此

上陳運使書

子先

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已千鈞之重方
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驎取道
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蟲與之輒至走坂之車奔濤
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却步而後止矢之激於風
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敏
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捨枋決起疾馳却
壓之勢與夫蝸蟻之轉丸水母之附著鼃蛟之躩
踞猿狙之奮擲乎倖絕之千仞亦皆乘所謂勢則
又况於人乎士方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之
必有一二為之地者始可以無負推諸離騷傳以

毛翻按自淄涅滌之清漪下取文本之殫殘更增
鉉黃之新飾然後出感慨而就功業亦皆勢也閻
下高紹橫出擻去鼻羈隱然見頭角與世所謂聞
人者爭先疾馳以赫厥聲有日矣方天子出浮滯
閱成就攢疑邛人材赴事功如不及之時而閻下
用所長應選焉平日無一介援助此其器業聞望
獨天子知之每審耳且淮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
九地大人富託兵食之息耗輿賦之贏不足物有
利成疑民有疾苦與夫苛弊伏匿有未盡掃去豐
澤長利遺習至今有未盡修講以至蕞萌食疑作

孽有所所獲搏擊而不置者書所列而言焉抗愴
帷揚大旆古所謂大丈夫者蓋不過此其勢宜有
萬倍常人託焉而不得者况其乎其驚甚矣家故
廬陵年甫三十例登進士第雖殊不職之平民筮
仕之始揭來海壖日邁月征此更再考大吏卒歲
不過一至則望道塵進拜聽警歎從事蓋無幾矣
譬之卷迹蘄幽不窺容光是真足為快然則閣下
此來也獨敢泯然乎竊獨念成其已來文字間差
最留意若世所謂名能文者雖未敢浪自方駕三
其所得在囁嚅輩中往往有經書處且閣下所以

簡天子特達之知既如彼落落有嚮乎建立成就
又如此他日宜得操筆之士播為聲詩發輝盛美
而聳觀萬一使其當之正亦不媿顧勢有未便耳
伏望閣下不以社木臃腫用匠召之弗顧躍金不
祥以大治之棄捐加之獎矜拔置門下則某也剛
頑之質或可以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
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竒者侔而進邪

再上陳運使書

中春閣下稅疑漕符按部來海旁而某也適以屬
吏待罪得與邑之下執事聯曹輩隅道立列望前

陳進拜亦若昔之人小事大賤事貴近效疾馳入
謁蹠且稟命之為者既則相與引退就事而閣下
獨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召置下陳問勞狎至
誘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回眄睐加慰薦者甚淫色
油然而陽熙氣夷然而瀾恬方是時某亦不自知
其不可觸想輒發跼步振爝末而忘其凜凜之絕
羈燁然之容先在前也故繇得仕之始及來是邑
凡控洞充員以至備指顧或提撕坐耗廩稍而寢
糜歲月者妾亦陳其髮髯脫出一書初不料珪當
理并與肺腑而發露之弗戢也自閣下還西來未

能閱歲今茲大節直指復自窮海而某之區區比
再辱察治真若有所謂不偶然者竊獨自念生平
粗識廉隅往來知婆婆單疑優游卒歲為非所以
撻身則間出而求仕雖卑飛孤官未嘗輒啓齒
囁妄冒激覬為悽惻可憐之態進軋上官所聞知
又其植性孤拙不能與俗低昂平日無赫烜門地
可憑藉然亦天幸少墮負處今其志乃大繆雖欲
含糊泯默重自却縮顧勢不能矣伏自佐邑已來
力所不逮不敢不勉事有協於公便於民雖小碎
苟知之不敢不為不幸地處窮絕限以吳會環以

渺瀰不測之滄海而聲迹比衆人為最遠夫仕官者之志不過欲當道耳數應大吏之驅策耳劇有成效耳而某出則無所沿居則止於瑣瑣之簿書甚者應文移急期會而已雖有犬馬力將安所程乎行年三十有奇歲歲月滋益阻疑流年居尅責中夜伏枕悼志之不就又堂有垂白之慈顏門有聚食之百指旅寄一方他無須也今茲歲考行復三書無幾罷去矣念直為此屑屑定何時已邪聞初官之保任也法當使成就則某既已得二人矣其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天未欲成就邪斯已矣

脫成就之方是時萬一加憐焉而推且挽以收取者捨閣下其誰乎齊之紈楚之綃冀北之絕韉陳夏之髹漆窮巴之文梓會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洞庭之丹寶阿井之沈液與夫丹砂赤箭或生靈涎珠璣象齒文犀大貝鷓翠羣翟之饒或出蒼梧或採儋耳下至燕筑秦缶吳歛寶舞雩僮之屬率渺在一涯初非近人也唯其人近之然後中國無一物之闕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且以閣下之偉德碩望世所瞻仰久矣竭來此方吏誰不矯首拭目踈躍洒濯求留秦楚齊吳巴越之一物悉貯門

下為快則宜某之恨悵之不已也某雖不肖其犬馬之力猶足勉十畧千萬定未忍自擯於無所庶幾之地則毋為知己辱未必後於眾人矣豐山之鍾霜降鏗然而鳴則昔人謂之知時設不幸不待霜降無謂而竊發此下少一書甚矣閣下其一有意乎否也

上范運判書

去歲閣下二漕符按部來耒陽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與州之下執事曹輩相屬款路隔望前塵進拜若平時近郊疾馳入謁之為者既則相與引退

就事而閣下獨不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名置坐隅問勞狎至誘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回眄矐加慰薦者甚渥某於是時亦不自知其不肖迎近輒發繇歷任已來與其所至之地凡奔走承乏備大吏驅策坐耗廩笥而浸磨歲月者妄輒陳其一二非以是為果足以當閣下意也未幾閣下以天子之命還朝廷歲甫一更今茲復以外臺出臨此方揚風稜抗大旆而某之區區此再辱為屬吏誠若有所不偶然者竊獨自念平生粗識趣操卑飛狐官僅二十載而所至未嘗輒啓齒咄囁妄發冒昧

傲倖為屢側可伶之態進軋上官所聞知又其植
性拙疎不與時低昂平日無尺寸地可憑藉今其
志乃大繆雖欲泯默厚自却縮顧有不能矣伏自
得局制撲以來竊不量揣惟是舟上下曹歲不知
幾至而其間文移旁午下至操籌撓各銖兩之差
烏鹵之耗登無一不涉歷者行年僅五十齒髮日
益彫鏤平居剋責中夜撫枕悼志之不就而又堂
有垂白之慈顏室有聚食之百指非祿一日莫之
養且給則捨此終無須也退既無以塞人子責進
人不得與健艾輩相齒埒加之歲考三書行且罷

去矣念直為此跼跼將無已時竊以謂當是時萬
一加閱焉而推且挽以收者捨閣下其誰乎今夫
無意乎是物也率皆在所棄耳目非棄少過焉必
往視再過則俯而加玩又再焉則不至於不忘而
已閣下之於某亦可謂幾於一再過矣其處之似
非無意者而某於異時亦嘗借一昔之漸則獨何
敢淪於自棄乎且以閣下之聲容德望揭來此方
誰敢不矯首拂拭踴躍淬濯期於建立成就以出
門下為顯且榮則某之恨恨不能已也某雖不肖
其大馬之力猶足以勉十一於千百定未忍自損

於無所庶幾之地則無為知已辱來必後於衆人
矣豐山之鍾至霜降鏗然而鳴則人皆謂之知時
設不幸不得霜降無謂而竊發其歸要為不知時
耳亦不害其為鳴也若某者竊發甚矣正所謂坐
蔀室而仰容光之旁燭投空谷而冀足音之亟聞
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

龍雲先生文集卷二

上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安成劉弁儒明

記上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黃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黃
閣而學者相與輩而居者謂之黌舍其說以為治
教之所自出必於此乎取中者也後世嘗多故矣
民事日出有至四字京本作擾擾至於萬端不窮而其纖悉

委曲非可以邂逅得也於是頒宣詔條歲時月朔
之所會聚或旬讞或賓客有時京本無此二字之至與夫

太守始事之日則類皆臨所謂黃堂者而有弗逮
則其旁更起他屋以廳事之輔者也八字京本作以為輔廳
有詆欺訴訟之輒聞一作繁與聽之欲其徐有疑獄隱
慝陰姦舞文之旁午蒐之欲其密有招軍補卒胥
史阜隸廢弛存置之不一稽之欲其審有四境之
剽攻奪攘物之所利疾民之所疾苦吏之所循否
問焉則欲其俯而易即二字京本作近也故一切歸諸輔
廳焉然則輔廳之設正所以趨便者歟吉之為州
橫制大江為要衝最太守所察治每踰臨劇一日
之間事無慮數百出非有深筭大屋二本此下有固秘冲審四字

儲思慮其中顧不足以蜀益決遣之煩而府之輔廳
初不闕大民以事至而不即逮驗以獄聞而不即
論報則往往曹居京本作列伍聚其旁殆無所容足居
者陋之臨沂社侯京本此以下皆作公之為州二年也更於
其前列屋以臨焉得地於廢庫之遺址京本無址字得
材於完葺解舍之餘得工於僦傭役使之相半地
不加闢材不病乏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於一日
其力若合於一人七字京本在其成字之上面以夷曠環以脩
廡層雷京本作危簷穹增臨風雨而脫囂塵社侯於是
方且代去矣不以已所不及處為廢且怠而猶將

畢力以揆其成不以人所專長利於後而更思來者相與圖其父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為政也趨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其所先急赴適時之會而吾無所容私焉則推以俟乎人猶其在已也其為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為吉也恬於撫信而惠足以孚其心剔姦掃蠹而政不苛以撓彼輔廳之作否雖無以議為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為固有大於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區之言亦

何可廢也故為之書其如卒云

吉陽持正堂記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也初無意於用刑中間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而強凌弱衆寡智鄙相籠而真偽相軋其勢率至於犯分而不止於是律會懲肆消沮淫悍發摘姦伏之法句出而弁與其不忍之心加焉方是時民有麗於辟不能以其所自取者免而在所論報則又為求忠厚惻怛之有司使弊斷之期於無所苟而後已此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

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爭奪之心徂於其所必
勝則未嘗無四字一本本作橫變抵冒殊捍之巧試
而窘於自効則徃徃多隱慝而法之為書乃衆罪
之息有處也其間節文科指類皆前此而具凡所
以待犯焉者之至僅如操印圈以契物夫守一定
之法御時出之橫變以求窘於自効之隱慝而使
死者無遺憾斷者殘支體而不戚雖欲無一作弗作用
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佗本諸吾心
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於正心以至脩身治國家
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止曰思無邪要之

能使聽不眩於是非之所掩情不揉於愛惡之所

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

京本刑者例也當依禮記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

也兩句並存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盡心焉是故三

刺以為入而三宥以為出八成以為重而八辟以

為輕具兩造者聽之以五辟

京本

不簡五辟者正

之以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而禁民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觀其能直禁民獄

則使入鈞金所以觀其能明仁以規之也故內之

園土禮

京本

以矩之也故平之嘉石智以勞之也

故役諸司空不幸卒不可釋矣然後即誅焉而無

疑則凡以吾之正誠在此故也錢塘吳君表臣為
縣於吉水之一年闢室於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
之情有未決與決而未審者時聽乎此也因以持
正名之且說京本詩以見意而其說蓋取范文正
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之一作者也吾州
之邑八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衝生齒之隸籍
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輸稅儲積賈販所出入一
有小弛則推埋剽攻侵侮凌轢豪奪之獄至相踵
以聞以故為縣者每懷惛惚不暇給之憂有所決
遣繞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幾何而繩墨約束

已足

京本作遠近

以孚其民人賦入不踰時詆欺擺合

之訟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
之豪無敢肆焉者而縣適以治方是時宜若可以
升高明臨爽塏列為燕閒之君聚賓客其中風流
嘯詠投壺飲酒為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
餘屋為聽獄之所不汲汲於游衍放弛而獨恨不
得閱實民情以副上所以憫憐元元之意君於此
可以為無負矣昔召伯聽訟於甘棠王信不旋踵
而興魯侯獻囚於泮宮泚問不崇朝而效終召伯
之身人之愛其材者且不忍伐去而魯京本作僖侯之

事竟流而為盛德之頌余竊意他日政京本作教益行

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消民京本作凡至君之前者無

復以獄聞而方且從鄉人長老問其閭里井屋阡

陌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此方之人視其令如悅

其父母臨其室如即其廬舍與夫既去之後想望

其緒風出於平日者愈久而無窮則雖欲毋使詠

歌稱誦不息於民之口而後之居是堂者相與圖

其廢也庸可得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四字京本作事尚俾

來者有所攷乎此二本此下有吳君師正字表臣方以材試云十二字

愚堂記

愚堂者廬陵歐陽通文叟於其舍居之西南隅作

之以燕億其暇日而堂之儉侈華俚隆庫寬巨顯

有所謂得中者風森月牖竹簷蕨運左環右控別

一人境而顧有所謂得其泚靈者舒嘯孤窻破瓶

怡愉削牘抽毫繙書絃詩以至饌賓觴朋決拾投

壺一出于是而顧有所謂無求而足者於是堂成

七年矣凡八求其執劉弁之記而卯獲最後弁咲

請文叟日記之作否在君無毫髮增損所疑者特

名耳且智甚而橫謂愚愚又無實可既而智則交

泯豈病不得時者邪將抑前而揚後耶抑亦掃蕩

轍迹列剔圭角寄諸砥而平潦而收者耶豈巧人
速而拙已遲耶將謝實瘦名於此直寄耶抑亦逃
焉而不得以厚與人而已取薄耶然愚又甚病甚
不美甚可去甚不足以靈物而至窒至拘至汨低
迫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是為耶昔有
人媒患梯孽朝一言出口而夕七國挺梟有揚子
雲者命之曰愚雖晁錯猶不得而辭也又有人不
釋於造物者顧乃遷怒乎區區之山方與螳螂精
衛爭長雄而力平之有列禦寇者命之曰愚雖愚
公不得而逃也柳子厚蛇餘責脫九死見夢湘南

之神而奄有數椽之不毛晚復庸自洗滌故謂其
溪為愚溪齊人買牛生犢少年欺之以牛不得有
駒而輒取其犢焉故謂其谷為愚谷此四愚也者
人有髣髴其一亦何帝相與為五愚耶然愚又不
必自名而人將名之則吾意文叟萬無有是也我
知之矣文叟少以譽高世材秀物磬言舟萬石束蒿
倚檝將須疾濟二十年于茲而中間一嘗摩壘于
禮部謂肆矣而卒又不售一日賦歸歟先時命之
所背而馳者一以為塞隱一以為陸沉然則斯堂
之作其殆懲已失須將至者歟其殆愚外而習中

取顏子如愚而卒不愚者歟文叟頷曰幾矣於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記

蟠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京本有相與二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諉予且齊之前壤瘠不沃而隆窪高埠之所附水豬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士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鷓迭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斲折之叢篁與六幽芳野蔓柔藤參參相為紛披而不知西時之

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棟與樞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頽且靡而似無所捉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脫囂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碁弄琴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也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譽隆而影索途脩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京本作偶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園睇清漪之渺瀰撥茂實一作

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汚狹陋之地飛甍重甍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髹髹刻鏤藻績彪炳轟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藪鮮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半居無事之際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引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瓞芋區頭步可到宅居鄧而田負郭家有乳鷄豐豚以卒徂歲日暮校策恣兒童相遨嬉此仕不得志

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亦與夫追念三選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柰何終役役終役役
沒役有以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沒役有鈍其始而終自利怵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信哉今茲 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謂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獨患不勉耳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擗披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知君之所以寓名於蟠

者如此

未山龍溪亭記

所不足乎物者非形也顧有以處其形而已矣鳥
之木棲獸之陸馳螻蛄壤息蚯蚓穴處鼠穿墉蟻
營培塿以至蛙疇蠹窠豕蝨奎蹄魚鱖之江湖與
夫螢綴蔓而蜩附枝凡相與為類者何啻千萬要
必無負吾形然後適於足爾龍之為物神而能變
者也其遁宅幽而儲密其出離偶而縱獨其騰陵
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超千仞其蜿
蜒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其散利以致養則不

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脩短潛見飛躍猶未離
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與他物亦何
以異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
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若鯀鱖鮓鮒陰姦祕
怪擅尺寸水苟延其生憑隻形而庇孤影則計有
以容其軀者獨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滇海爾而
舉今天下濫觴之淵穴深之竇與夫泊然鍾水之
瀦蹕為龍之別處者徃徃而是何其多龍耶然竊
嘗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歆尸衆役以自騁顧
以為無益然後必將使此族挾其變怪某布四出

時泄膏沐以遂物願而熟視其致力焉故兀散而
在人間者皆龍異時息有之處則亦仕宦者之有
府舍歟雖多可無疑也未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
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驟龍門兩崖間
束為飛湍過別層急勢淙下汨汨注彎環中相分
擘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熙寧中長老
楚昇惜其勝槩因斬材洞石截衝波踈崖起亭構
遂以龍溪名之蓋龍名其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
也先是客有以遊未山來者方投足時外臨迢迢
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兩旁又無憇焉

者之所徃徃寢有怠意及昇師之為此亭也庸控
絕險孤撐脩綠盤礴於飛簷曲檻之外而下蔭清
泚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
而驟得難窮之趣徜徉注視孤魄恍駭眸子為之
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昇師於此
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倏爾自造
默運於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為龍
也使變化無適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
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不昏行明而無章非
徒與物役役京本作役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

居則是溪者適所以寓龍者也若龍不能出潛以
興利溪不能宅龍以禦災雖洶湧萬態矯首高卧
吾固將以龍為尺澤之鯢而溪為杯酌之蹄泓也
何尚亭之為因昇師求吾文以識之為之登焉而
遂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龍雲先生文集卷廿三

安成劉弁偉明

記下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玄都玉京山也山延袤
九萬里七寶成就有城傳其椒面各二百有四十
間羅以寶林綠葉朱實城中芝英五色蓮徑度十
丈撫然叢生無有彫禪有宮焉是馮穹臺爰上中
下之上宮號玉清元始天玉所治中宮號上清太
上道君所治下宮號太清太上老君所治三宮始

雖若不屬已而神遊繞一宮如也然玉京天露多
至於八十一萬而山嶽洞室適相直者又八十一
萬皆列真君之大率終始如世人所謂九九八十
一者異時列真朝玉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
一至經行億萬直轉瞬收吸頃耳而卒不敢墮彼
其宗仰丹京本作可到乃如是况擾上之下土乎然則
殿其屋而不吾苟亦瞻禳祈嚮者之所自致也吉
州天慶觀唐京本下有故紫極宮 國朝一作別
號均慶祥符初書有自天墮者 真宗皇帝感焉
因例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旁舍火妄行而觀

之三清殿燭燭隨盡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年於
茲矣一日道王金希白諉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
衣恬食嬉非衆真焉依尚孰使我有此冠且褐者
茲觀殿若像不幸殫於往歲一音不救之焱焰中
間尺椽寸瓦不置干霄切雲播為莽墟殆非吾師
所謂元始居協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於
是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倡其餘
未幾應者走費恐後其為屋五楹高五十尺亘以
層檻曲枅堊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葩華藻井列
錢青瑣之浮動而欄楯階墀患其數圯且弗支則

一切攻文石為之既則建像十三其中若適至然然
蔭映輝赫觀者搖皆經始於元豐三年之季春竣
事於五年之仲夏而力不病乏用錢合七百萬有
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成就蓋如此先
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華會締里之嗜佛
人為異時福田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
度用錢二十萬勸者方走踈四掠而希白亦以構
殿間諸豪間人皆難之其後儼緣事適告具而希
白所治宇已轟如幻化矣於是議者謂用隻力纒
纒於兩緣合發之時營七百萬錢敏若拾芥圖宿

發於七十年之相望而照地金碧纔寄諸一喝其
為力工拙難易宜如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
可無負矣予交歐陽君通曩與希白游且有舊為
抵書走洪水求予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
請滋却益勤因為之掇其可附著者使鑱諸石且
以志吾里人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尤工
其為人號有信義者元祐七年七月朔日穎昌府
臨潁縣令充洪州州學校授劉弇記

重脩共樂亭記

朝散大夫狄公 莆陽之明年夏六月會天大風

並海之民以田疇居廬被患者甚衆而軍治之西
北隅故共樂亭最高峙更風尤劇經昔以壓聞既
而縣有上官道蔭材之技於風者以千數公被籍
笑曰風仆吾故亭又遺以技材其無乃有意為吾
新亭資乎於是訪卒之美於工者因其隅而廣之
得屋七楹前卧駢石為棲樂之埒稽故材之任度
治者繕小亭直其下曰歲寒繕憇客之堂三榮介
其後曰燕休皆不泯厥舊而屹然負砧岡挾爽氣
以出杳冥者前日之共樂也他日公謂弁曰吾亭
如是盍件之將子以為考弁遂言曰今夫十區之

肆百指之間慈祥悌順薰為休和人倫之樂以此
而陰閱訟訴之擾奪之百金之產中家恃焉鄰雞
犬相聞戶有無相通度且富之樂以此而推理剽
攻武斷之豪奪之食怡寢康不在子孫在其身壽
考之顛霜吞而雪蝕尊生盡耳歸全之樂以此而
札瘥反柱奪之非時之湏不急之逮隨以扶搖而
奪其遺力徭陰驕陽水旱間作螟螣被南畝而奪
其豐年甚者奪之罪罟而筋骸不勝囹圄之慘奪
之貪吏而昧餉不勝剝牙之噬一切奪之者如此
於是有疾視其上之憤有戚嗟怨誅長逝而輕去

故家之忍彼長民者方任其責之不暇尚誰恃而與為樂邪始公之來莆也歲惡不稔惟是勸分發糶薄徭緩歛為君可繼者而謹醫藥簡程督所以劬視之甚至已而釜不改飪身不易褐一時親更患苦者竊獨喜卒相與聊生之民及亭之成適在邦人安綏和豫之後以故莆之士民歲時般嬉與夫四方之使客以事至者皆曰異時神物之奇秘公幾盡取以遺茲土而其得之暇日之暇臨以至風流嘯詠行庖抽觴以御賓者公獨無幾何時爾訕昔人之榜無毫髮可恨者試徙倚而南望則前

有峭峙之壺山如坳世獨拔歷拂霄極嘯浮丘而挽赤松遠引之所以寄傲也振衣而東指則傍有渺瀰不測之滄海跳濤吞容有將與乘桴者游而探虞淵窺白日廣心浩大者之所以吊世也若乃巖菲島蔓之四時風帆雲鳥之千里當暑而涼秋越入夜而賓斜蟾與夫樵斤漁艇涉素瀨而度葱蒨晨蓑暮管盭遠烟而收夕陽登高能賦者得之往往寓感慨於交飛之毫楮而雖有駭目亦不能窮也然則公之熙莆人不既多矣乎雖微公身也固將有請矣敢再拜而次其說以俟公為治所至

大率放古循良吏寬厚表表有君子長者風云

足齋記

國家悉海內而州之則古侯伯蓋今之郡太守而其於諸侯常用臣禮親北面而事之者在郡太守率謂之屬吏屬吏有州從事有錄參自錄參而下號諸曹而屬縣簿若尉其最卑者也太守始至府坐黃堂上曹長率其屬手板束帶立墀下謂之庭參若將盤躒進拜之為者吏從旁贊曰毋拜然後趨而上不揖坐不敢坐不問言不敢輒發諸口一日有事則告之曰某事如是而可某事如是而不

可輒辨其毋廢則又趨而退顧已與墀下人施施僅如平時等夷雖流潦沾漬弗避也胥吏控案牘上下相與接足迹弗擇也又歲時宴喜或饗長也使客之以事至者率不及諸曹唯大張設夾兩翼使坐酒到手輒醕然猶取太守遠甚傍引卜稅胥吏老兵輩雜廁其間而謂之外筵諸曹之卑乃如是况簿尉其尤卑者乎故使輕險之士為之則僥倖嗜進之心生容悅之士為之則媮悅曠弛之弊時有不危而夸者伺容聲走權勢至於巷結鞅而戶摩肩拘者歛然常為戚戚可憐之態亦其勢然也

方是時士有法能自擇而用其每貴者高世自衆
入視之獨鳥遊空府而影未之餘波猶足以灑拂
塵垢非足乎已者能之乎邵武黃君德器為薄於
靜海之一年也辭之西偏得廢宇葺而新之它日
走書來告曰吾齋之前平曠虛豁環以野水而古
城瞰其西介丘直其南夏則茂竹席蔭秋則紅葉
漸苞雲烟下鳧鴈而蘋藻泳鱸鮪凡吾平日觸
趨而泊遐矚者略備顧所取誠不在是則因
足齋聚古書其中暇則居之且以求吾志也
誦我記之余聞之也天地為衆大最一則傾東南

一則隆兩北其不足蓋如此而萬物之中或角而
不牙或卑而不翼以胆鳴者或屈於足蹶以陸馳
者或困於波濤之洶湧唯人六骸九竅且差可以
無憾而六骸九竅又有不足恃焉者是以甕盎用
其脰肩有視全人而申屠嘉叔山無趾九者王駘
與夫支離䟽之徒獨以材全為在乎其內而曹交
之九尺猶非真湯文也若君之仕則卑矣而所居
又不過容膝之安宜其胥私營近嘗身涉求之地
而反自以為足其有得於中者歟其殆吾所謂用
其每貴以高世者歟故余樂為之道且使知君之

足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鑄以文學第進士觀其
名齋則賢可知矣元豐壬戌孟冬望日

澄碧軒記

浮屠惟聰於其寺之東北列屋以居而取其屋之
餘為軒命之曰澄碧蓋軒之成久矣乃始以其記
屬予初吾州之東北望之鬱然若椎髻自平地而
出者螺岡也其下有水插而為川涵浸滄瀆濱城
數十折提引而去者螺浦也浦之兩崖皆群山適
與螺岡相直環民上下遮列屏障一起一仆躍虎
豹而盤蛟螭於其山水之交架虛疊鏤接以楣堦

巋然出衆屋之外若披鑑臨物若據斥候破隱匿
之情若網提領挈而樞制者則此軒也澄言水碧
言山以其不出擾擾之闐闐而坐致山水之美以
寄意也於是遊者日至而軒之前恢詭譎舳怪竒
偉麗之觀無不畢足高桅勁楫破浪上下晨曦夕
氛照耀發見者出於咫尺之衽席書蒼杳霧而橫
絕乎雲煙之間縹緲丹翠而相扶於巔崖之上者
出於方寸之目睫幽芳遠嶺微明踈薄潛投飛躍
決驟之變態與夫挾爽氣而躡浮光者皆其四時
之榮謝旦暮之聚散而覽者亦不能窮也吾嘗謂

天下之美苟可以擅而有者理足必窮托形於天地間唯山水兩物以特久當時聞且不遽易而有常則澄碧其大觀也不幸流潦時至張堤壅防蛟龍狂醒疑秘怪陰作麼京本作磨滂洄伏砰擺振撼與夫破山發石之勢矢迅而東下則孰為水之澄耶高者墮壓下者童濯陰霾宿稔相與蔽吞於洞鴻晻曖之中如翳冒目如烟壅燧則孰為山之碧耶聰師學佛者也使其神能固而不遷其精能一而不換靜以鑑天地虛以府萬物則水之澄山之碧無像吾峯可也苟惟羨於蔽物之官以韞其外濁

外不求之放以柴其內以至方寸之靈朝與偽湛夕與真喪則彼其山水且不能逃適至之累師之守此名也尚安所托乎雖然此持語聰師者也若夫乘閑臨隙身適寄而足暫投羅觴以御賓探籌以爭筭振淋漓之衣以灌清風捐交錯之履以夸弛放舒遊目寓遠意投衿撫髀高踞而微吟使夫鬱者思奮滯者思通羈客忘戚亡不得已之懷而騷人緣是順京本作臨賊則軒之在山水間亦一助也庸可廢乎故為之書熙寧丁巳七月三十日安成劉夙云

獨遊狼山記

白狼五山距通州城東南十里而近率不百步則
嶄然迭起若踞若躩若前拱後負若期而赴有待
而不相躡而五山者通人時時能道其各有以仙
蛻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闔廬曩軍其傍者曰軍
山有以形銳且中鐔者曰劔脊曰馬鞍而至臨以
佛宇則別號寶塔山五山獨寶塔山秀絕可喜而
好事者往往取以矜遊客謂白狼嘗擾而居也元
豐四年冬弇按田山傍至則求觀所謂五山者入
寺東廡得乳泉號幻公井幽光浚發若上瀆狀茗

飲者利其甘爭至赴拍自如時開山僧智幻故相
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廣三之
二而廣厚倍者半能一昔從山椒墮京本而正拔
號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澁道躡之繩上如
絙縻上縈道左閣曰棲雲齋曰海桐亭曰半山曰
望江皆森爽豁可蔭以休而閣加於庵之廣亭
加於閣之峻者倍且半又却轉得楣埒使澁屣小
覺酸脛度非三休不至絕頂因力躋焉方是時朝
日初上瞳矓如躍金發莽蒼中洞視上下不隔褫
離佛螺姝眉附地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

雲吞爵淮吳則東浮之三瀦京本也稻畦良澤潮

汝京本波上下沮洳斥鹵之所淫夷與夫疏篁茂木

泊雲而下鳥七類垣廢立藜蔓草而淒艷甍者皆

得於轉瞬之頃於是倘然忽疑從焚籟中出而思

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

待而非特寓也絕頂之北有石若北而中留踐之

令人善畏而得督考其名則定心石也山後有石

如巷觀音洞朝天巖去思亭皆利下觀而醒石尤

以名著石廣厚略寺可坐十輩其上子履陸君各

之用反廬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

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為多以遊至者

悉拙名其上今亦頗可別識劔脊馬鞍一山遊者

罕至獨峭壁隆隆發數十仞疑造物者於此喜出

斲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蕨薇女仙山

最外峙有冗通中頃歲嫗有自龍舒耒者年七十

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

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俗之好怪乃如

此既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跣雖皆平陸然前

五十載海也其深蓋礙絲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

左轉皆閩艘吳艦與渡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

前後石鑿蝕石鍾金然者皆水所湔激而言有鑿
天祚者尚五代姚存艤舟特一作時題識也余聞而
異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
間以佳山川著稱無幾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
又皆盤薄吐氣於窮海僻陋之濱若遯而紀與畏
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不
齒傳胥咽使通民特以不林而間則蒸油雲泄膏
雨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意非可私智測也
余也服吏役一投足而五山之美盡得於人迹之
所不到臨高而覽見宇宙之博大指陸而陟填海之
變化竊自比於醯鷄別舞瓮外之一天則亦不得
而默矣故攬其勝踐作獨遊狼山記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國

Vertical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a list of items.

